

世纪经典之「侦探」系列

汤哲声 编选

血 纸 人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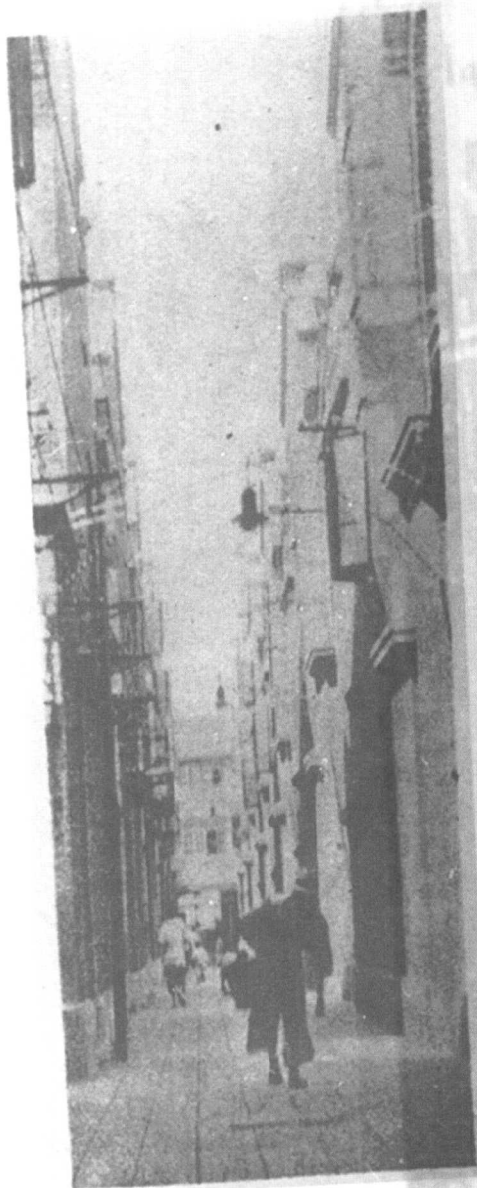


世纪经典之「侦探」系列

汤哲声 编选

白纸人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前言

20 世纪中国的小说丰富多彩，除了鲁迅等人的精英小说外，还有大批的市民小说。所谓的市民小说是表现市民的文化观念、以市民为阅读主体的小说。

市民小说从题材上分主要有社会小说、言情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滑稽小说、官闺小说、历史小说、奇幻小说等等。与精英小说接受外国的文化观念不同，20 世纪中国的市民小说继承的是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是中国传统的美学观念在新时期的新的表现。它们的特点突出地表现在三个层面上。文化上，它们表现的是中国传统的世俗道德文化。小说写的是中国市民最关心的事情，用的是中国市民价值标准评判是非。中国市民成为一个较大的社会阶层也就是 20 世纪的事情，其成员基本是由“乡民”转化而来，他们是以中国传统的道德作为处事为人的标准。市民的文化标准直接规范了市民小说的文化标准。市民小说也写人性与人情，但是与精英小说侧重于人的人生观念、社会观念和思想观念不同，它们更侧重于自然人性与自然人情。好奇、幻想、情欲、杀伐、推理……人类各种情感是它们表现的主要内容。因此，市民小说并不要启蒙民众、提升民众，而是煽情于民众、表现于民众，它们激发的是人的本能的人性与人情。在叙事方法上，20 世纪的市民小说继承了中国传统小说讲故事的特点。重情节，而不重结果；追求事件的曲折和传奇，小说的可读性很强。



20 世纪中国的市民小说相当地繁荣。在 1917 年以前。市民小说一统中国的文坛。1917 年以后，它们与精英小说双轨并流。进入 80、90 年代，在中外、雅俗的交流之中，市民小说更是蓬勃发展。毫不夸张地说，市民小说在中国 20 世纪的小说中占据了半壁江山。与精英小说一样，市民小说也出现了很多著名作家。徐枕亚、包天笑、周瘦鹃、张恨水、程瞻庐、程小青、孙了红、金庸、琼瑶、李碧华等人的作品都曾风靡海内外。与鲁迅等人的小说一样，市民小说中也有相当多的作品成为了中国 20 世纪小说的“世纪经典”。它们与鲁迅等人的精英小说一起立体地和多方面地构成了 20 世纪中国小说的总貌。

精英小说与市民小说是 20 世纪各具美学特征的小说类型；它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是，长期以来中国的创作界、评论界对市民小说重视不够，使得大量的优秀作品被埋没了。这一次我们编选《世纪经典》系列小说就是要将那些有价值的市民小说重新展现出来，让读者能够多方面地把握中国 20 世纪小说创作的总体面貌。我们的编选原则是：一、重视所选小说在 20 世纪中国小说发展中的地位，强调其历史价值。二、重视所选小说的可读性，强调其“市民小说”的美学特征。三、重视所选小说的影响性，强调其曾经有过的阅读面。四、重视所选小说的原始性，强调其史料价值。所选作品基本上选自于作品最初连载的期刊，除个别异体字作了整理外，其余均保持原状。既然称之为“世纪经典”，就要经得起多方面的检验。是否达到了我们的目的，请同行与读者指教。

汤哲声

于苏州大学北校区宿舍

2004 年 7 月 26 日

目录

前言 / 汤哲声 / 1

舞宫魔影 / 程小青 / 1

眼镜会 / 孙了红 / 85

血纸人 / 孙了红 / 95

三十三号屋 / 孙了红 / 175

囤鱼肝油者 / 孙了红 / 243

古塔孤囚 / 陆澹鑫 / 288

白巾祸 / 俞天愤 / 324

歌残舞歇 / 张碧梧 / 359

少女的恶魔 / 赵茗狂 / 371



目
录

舞宫魔影

程小青

我和霍桑分居以后，一方面固然享受了甜蜜的家庭幸福，另一方面却错失了许多机会，对于那些离奇惊人的巨案，我竟不能一件件亲身参加。比如那《新婚劫》、《魔窟双花》、《夜半呼声》等奇案，我都没有参加——或是因着我旅行在外，或是霍桑觉得我的笔墨繁忙，或家务缠身，就也不通知我，由他单独进行。这一着我不无认为遗憾。不过我的抱憾当然只是指我的不能参与侦查，在发表方面是没有出进的。事后我若使认为案情奇诡，或者含着警惕世俗的意味，我仍能借用他的日记，把案子记述出来。这一案也就是霍桑个人的成绩，我是凭着他的转述记述的。包朗识。

一 红舞星

人们如果在浪花路的转角经过，最先接触眼帘的，定是那宅巍峨而气势宏壮的华屋。那屋子的大门是罗马式的，四根花岗石的柱子既粗又高；从街面到那门口有八九层石级，



舞宫魔影·程小青

都琢磨得光滑异常；又因着侍役们的勤加拂拭和洒扫，真是纤尘不染——人们看见了，自然而然地会感觉若使足上不曾穿着高价漂亮的鞋子，决不敢冒昧地践踏上去。在大门的上端的一双大钟下面，有五颗小电灯缀成的凸出的五角星，每一颗星中嵌一个字，合拢来就是“广寒宫舞场”。每天晚上八九点钟以后，这舞场门前形形色色的电灯，在相离五十码处已足使人目迷。那时候的景状，若用“华灯既张”、“车水马龙”两句成语来形容，可算得确切不移。

这故事开始的日期，恰在九月二十七日的日暮以后。天色是阴沉不雨。一阵阵的秋风已开始向一般无产阶级发出警告。可是秋之神的权威也有限制，一达到广寒宫的玻璃大门，竟被挡驾了没法行使。原来广寒宫的里面依旧是暖和和的三春。里面的人们不但身体上绝对不感觉秋的股权，连他们的心灵也似乎沉沉陶醉了，绝对感觉不到什么秋意。

九点钟光景了。舞场里面早已麋集了不少男女舞侣。自然，这远不是最热闹拥挤的时候，那些惯于寻夜间乐趣的少年们，仍在从舞场门口陆续地进去。这时候有两位没有资格踏上那石级的人物在那石阶下面徘徊着，好像有所期待似的。这两位人中的一个，躯干高大，足有六英尺左右，两臂粗壮有力。他身上穿一件旧黑玄绸的夹袍，脚上一双薄皮底的深口番鞋，似乎很便于奔走；那夹袍的纽扣不但头颈上面的一个没有扣上，连那右肩下的一个纽扣也已断碎，因此那襟角便斜垂在胸前。他头上那顶深灰色的呢帽，看上去似乎是重价的东西，不过小了些儿，故而那帽檐虽然向下覆着，却仍罩不住他的一双眼球充血的眼睛和一脸可怕的横肉。他的同伴的身材却又瘦怯怯地绝对不同，就高度而论，至多只有他的三分之二。那瘦子穿着一件半旧的灰色呢袍，一件玄缎马甲，头上戴一顶花呢的鸭舌帽，也一样压得很下。这人的脸色既黑，加着颌下和两鬓的髯根似乎已三四天没有修剃，越

发黑的厉害。他有一个有些儿弓钩的鼻尖，一对高低不匀称的招风小耳和两粒深棕色的眸珠，都表示他的狡猾多谋的智力，一定远胜他的富于体力的同伴。

那穿玄绸夹袍的大汉向着他的同伴，附耳说：“小黑，你想会不会得落空？”

那叫做小黑的瘦子很有把握似的答道：“放心，只要我们有耐性。”

“可是站在这个地方，不大方便。”

“对，我们得找个妥密的立足地——慢！大彪，瞧，那石柱下不是搁着一块木牌吗？写些什么？我去瞧瞧。”

“小心啊！别给人惹眼！”

“我懂得。你在那边等着。”

机会相当巧，这时候没有人在石阶上上下下。张小黑绝不过虑到他的那双毛布底鞋有没有资格踏上那光洁的石级，竟一步两级地跨到那块广告板旁边。板上写着两行字：“今晚十时，特请舞蹈明星柯秋心女士主舞霓裳舞。爱美同志，务请早临。”除了这几个字，广告牌的右角上还钉着一张柯秋心的照片。张小黑很识得好几个字，瞧了一瞧，暗暗点了点头，便急急地退下来。他们站在离门五六码外的同伴陈大彪的旁边，便向他作一个满意的报告。

“大彪，我们准不会落后！那牌上写的就是我们心眼中的那个角儿。今夜伊要舞什么霓裳舞，那尽足保证伊一定要来。”

“那么那条劳什子，今夜伊可也会戴了来？”

“发愁做什么？娘儿们除掉了装点的东西，凭什么可以勾引动男人？那劳什子是伊惟一的出风头的法宝，怎么会不戴出来？”

“也难说。要是伊为小心起见，也许——”

陈大彪的话突然顿住了。一辆汽车驶到了石阶下面停住。



舞宫魔影·程小青

张小黑忙在同伴的袖子上拉一拉。大彪知趣地立刻住了口，跟着张小黑避在一旁。他们俩的眼睛却仍眨都不眨地偷瞧那从汽车中走出来的一男两女。

张小黑又附着他的同伴的耳朵，说：“瞧啊！不是伊吗？现在你总可以安心了吧！”

陈大彪低声答道：“唔，真是伊！那条珠项圈果真也戴着！唉，伊打扮得多么漂亮啊！”

“哼，我料的准不准？我早知道伊一定会戴出来。今夜里伊要跳什么特别舞，怎么肯不出风头？”

“唔，神机妙算！喂，小黑，你说这条劳什子值一万多？”

“也许这不止，两万三万都说不定。”

“可是到了我们手里，就不能到这位数目。是不是？”

“这也不用你操心，只要弄到手，怎么样脱手，我早有了销路。”

“那顶好！”

“我告诉你。这东西是一个银行经理送给伊的，小报上已经闹过好一会。这远是三礼拜以前的事。……唉，他们走上石阶去了。来，我们不妨向前一步。”

陈大彪跟着走近了石级旁边，又说：“伊后面提衣箱的那位胖胖的女人谅必是伊的女佣人。那个穿青哔叽西装的男人，你想可就是伊的相好？”

张小黑摇摇头。“谁知道？伊的相好何止一个？管他做什么？”

“不过我们动起手来，这家伙要是出来干涉，我们怎能不防？”

“我们得看风使舵，当然不能随便乱动。……他们进去了。我们得找一个地方，耐性些等一会。”

那张小黑和陈大彪心目中所最注意的两女一男，一走进广寒宫的第三重玻璃厚门，恰巧和那位身材矮小西装笔挺的

舞场经理胡少山迎面相遇。胡少山走过来和那男的招呼。

胡少山说：“百喜，今天你来得迟了！好多人都已问过你。密司徐已经找过你三次。”

王百喜一边把眼光向那灯光幽淡的舞池中打了一个圈子，一边含笑答道：“胡老板，你又取笑，伊找我有什么事？今晚上表妹的咳嗽又发作得厉害，我不能不陪伊一块儿来。”

他回脸瞧瞧旁边的柯秋心。秋心果真又咳了几声，忙把一块白巾按住了伊自己的樱唇。

伊低声道：“小莲，走。”

柯秋心旋转身子，沿着右侧里的一条甬道，踏着一双银色舞鞋，咯咯地向化妆室走去。伊的侍女严小莲提着箱子跟在伊的后面。王百喜还站着不走，仍和那胡经理在那里挤眉弄眼地谈。

化妆室中已生着汽炉，温暖得使人醉眠。柯秋心坐下了，定了定喘息，才把身上的一件淡绯色毛质的斗篷叫小莲卸下来。伊身上穿得非常单薄，只有一两层蝉翼似的紫色细点的薄纱，掩盖了伊的胸部和肩部，那两臂和肩膀的大部分完全裸着。伊的颈项间的那条白光四射的高价的珠项圈，似在和伊的玉雪的粉肌作无形的竞胜。当严小莲给伊卸斗篷的时候，嘴里不自觉地暗暗地叹息着。

“小姐，你的一身可爱的肉快削完哩！”

柯秋心正低垂着头思量什么，因着严小莲的叹息，使伊仰起头来。伊向着对面的镜子里瞧一瞧。伊的本来丰腴的肌肉果真已消瘦多了。伊的瓜子形的脸儿原是非常停匀的，此刻那两面带着些红晕的颧骨仿佛已露了些痕迹；一双明澄含波的眼珠，也因着暗暗弹泪和久久顰蹙的缘故，减少了敏活和妖媚，樱唇上因着彩色的助力，固然仍鲜红可爱，但假使抹去了染料，伊先前所有的天然美色此刻也已无形消灭，只有伊的一头乌黑的美发和柔娜的腰肢，还仍保持着少女的固



舞宫魔影·程小青

有的美。

伊回过头来，说：“小莲，你不是疼我吗？我可只顾这一身肉早一天落完，才可以早一天出罪！”

柯秋心又一阵子咳嗽，几乎透不过气来。严小莲急忙在伊的背上轻轻地拍了几拍，又把皮包中的一个小药瓶取出来，在杯子中倒出了些，给秋心喝下去。秋心一手用白丝巾按住了嘴，一手兀自向小莲摇着。化妆室的门给推开了。王百喜很暇豫地踱了进来。他见柯秋心正在拒绝药杯，便凑近些向伊说话。

“秋心，怎么不吃药？吃了也许可以减轻些你的咳嗽。”

柯秋心把白巾轻轻地抹了抹嘴唇，顺手丢在化妆桌上，一边举起纤手来整理伊的蓬松的头发。

伊答道：“谢谢你，我觉得咳也好，不咳也好。”伊终于将女仆的药杯推开去。

王百喜的嘴唇微微牵动了一下。“可是我总觉得你咳一声，我的心头会痛一痛。”他看见秋心不再回答，凑得更近些。“秋心，我有一句话，你得注意。时机不可失。今夜里的戏，你得着力些才好。”

柯秋心斜过脸来，似乎正要答话，忽而喉间的咳嗽声又作，只得忍住了不说。王百喜默瞧一回，看见伊的咳嗽继续不止，便皱着眉头退出化妆室去。严小莲又赶到秋心的身旁，说了几句温慰的话，重新拿了药杯，继续伊的劝进工作。

二 嫉妒

王百喜在广寒宫舞场里面可算是一个重要人物，除了舞场经理胡少山以外，交际的范围也要算他最广。他是个快近三十岁的青年。他的瘦长的身材，穿着时式称身的深青哔叽西装，可当得挺秀的考语。他的面色略带些黝黑，但那长方

形的脸儿，宽大的下颚，浓黑的双眉，锐利的眼光，都不失新时代的男性美，他的温柔的语声和那副活泼中含着些媚意的眼睛，在交际方面容易占到便宜，尤其容易得到女人们的欢迎。

舞场中的来客越来越多。靡靡的乐声开始响起来。王百喜的肆应周旋也加添了忙碌。他忙过了一回握手点头，才和他的舞侣徐楚玉坐下来。一个硕腹肥脸、穿深紫缎袍围花黑马褂、戴瓜皮小帽的中年人，喘息咻咻地绕着舞池走过来。这人是太丰纱厂的经理贾三芝。

王百喜含着笑容，立起来招呼：“老贾，你找我？”

贾三芝站定了，答道：“小王，你倒一猜就着……喂。徐小姐，别见怪。我要跟小王作三分钟谈话。”他把戴着一只钻戒和夹着一枚雪茄的右手向徐楚玉扬一扬。“对不起，我打断了你们的谈兴。我知道，我实在太不凑趣。”

徐楚玉也是一个广寒宫里的舞星，年纪比秋心大一岁——二十二。伊有一身丰腴的肌肉，一副漂亮的面容，加上一双蛊惑力特强的媚眼，在一般人眼中，确要胜秋心多多。不过就舞蹈的艺术上讲，却不能不让秋心独享盛名。伊向贾三芝丢一个媚惑的白眼，啐了一口，一扭身从软椅上立起来，向着舞池中心走过去。贾三芝目送伊走远，便接受了伊让开的座位，开始和王百喜密谈。

贾三芝低声说：“小王，我说一句心腹话。你的表妹的姿态和伊跳舞时那种袅娜的身段，委实使我佩服极了。不过伊对我好像有些儿另眼相看。你想什么意思？”

王百喜正衔着一支纸烟，嘴角上微微露着些笑容，答话时纸烟仍粘住在嘴唇上。

他淡淡地重复说：“什么意思？我看这句话得让我说。”

贾三芝道：“你还不明白？唉，听我说。自从你给我介绍了以后，伊陪我舞过一次；隔了两天，因着我再三的请求，



舞宫魔影·程小青

才再陪我舞了一次；直到如今，还没有和我舞过第三次！前天晚上我约伊到中华饭店去吃晚饭，伊也拒绝我。小王，你知道这里面有没有缘故？”

王百喜吐出了一口烟，把眼睛合成细缝，含笑说：“老贾，你的话委实太可笑！我怎么会知道？”

“嗯，卖关子？嗯？”

“我看你也是在交际场中混混的，怎么连起码的交际常识都没有？”

“怎样的常识？嗯，你原来是此道的专家！是不是？”

“好，你既然承认我是专家，我不妨就给你上一课。假使你要跟女人们交际，女人的心理和交际的程序，先得研究研究啊。”

“女人的心理，我也有些经验，口袋松是第一着。我曾允许过伊，伊只要再陪我舞一次，我决不让伊吃亏。不过不对路。我觉得伊对我的冷淡，原因并不在此。”他让雪茄灰弹落些。

“那么，你想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那位姓杨的孩子很像——”

王百喜忽把纸烟取在手中，插口道：“不会。别想入非非。你只要依着应有的步骤进行，当然会接近。”

“喔，你想一定会？”他吸一口烟。“那么今晚上再费你的心，介绍伊给我舞一次。”

“太笑话！你自己既然不懂得怎样着力，怎么一再叫人家代劳？”

“喂，好朋友！别这样说。现在交际场中，做表兄的给表妹介绍一两位男朋友，是应有的义务。你不能推辞。”他用肘骨抵一下百喜的膀子，“喂，小王。别拿乔，我决不忘掉你！”

两三个舞女手挽手地走过来和贾三芝打招呼。贾三芝正要等百喜的答话，突然间遭这打岔，感到十二分的懊恼。他

不耐烦地把舞女们敷衍开了，还想追索王百喜的答语。王百喜忽而立起身来，眼光注视着舞场的入口，嘴里低低发出一种呼声。

“杨一鸣来了！”

舞场的入口处，有一个西装少年，正站住了向围集在舞池中央的舞女们瞭望。他穿一身细柳条淡灰色薄呢的西装，式样很入时，足上穿一双漆皮舞鞋，也光亮可鉴。他的年纪不过二十五六，白皙的面孔上配着一双黑而活灵的眼珠，一个笔直的高鼻，加上那卷曲而浓润的美发，都显得他是一位俊美的少年。他的右手里执着一顶灰色的铜盆帽，左手臂上挂着一件淡鼻烟色的春呢外衣。他的眼光先射向舞池，随后又向围绕舞池的许多座头掠一掠，好似急于要找寻什么。一位舞场仆欧早已恭敬地候在他的旁边，预备接受他的外衣和帽子。可是杨一鸣竟出神似的完全不理会。

“一鸣，为什么发呆？要找秋心？”

杨一鸣听了这句话，方才把他的流转的目光收缩回来。他回头一瞧，才知说话的是位头发发光穿栗壳色西装的少年，是他在这舞场中相识的一个朋友，叫宋兆源，是个学程尚未修毕交际科已经及格的大学生。他更向他的右侧里一瞥，又发现那个穿白制服的第七号侍者杏生也呆呆地伺候在他的旁边。他有些儿窘。当他把外衣帽子交给杏生的时候，自己觉得颧骨上有些微热。

他搭讪着回答：“我找个朋友。兆源，你来得早。”

宋兆源横着眼光，瞧在他的脸上。“找个朋友！谁？不见得是我吧？”

杨一鸣回答不出，一时觉得难于应付。忽而对方面又加添一支生力军。第二个舞伴银行职员蒋哲生也走过来参加他们的谈话。蒋哲生摸一摸他的那条灰色法兰绒裤的烫缝，又抽一抽他的一条紫酱色领带，伸手在杨一鸣肩上拍一下。



舞宫魔影·程小青

他笑道：“一鸣，我劝你还是老实些好！翻门槛，怎么想翻得出如来佛的手掌？你不是找秋心找谁？”

宋兆源道：“我早猜着了。他偏不承认。一鸣，今晚上你的新夫人既然没有一块儿来行使伊的监视权，你就承认了，也不会闹什么乱子啊。”

一鸣窘极了。这两个是著名的和调客，唇枪舌剑，都有过专门的训练，口齿嫩些，实在不容易应付。

他勉强答道：“喂，你们别乱说。不错，我真是瞧秋心。不过就是我的爱美一起在这里，那也一样没有问题。”

宋兆源冷笑说：“喂，硬汉子！好一个不怕老婆的硬汉子！”

蒋哲生附和道：“兆源，你说错了。他会承认吗？他明明在称赞他的新夫人的贤德大量啊！”

杨一鸣不由不发急地辩道：“你们说到牛角尖里去了！老实说，我只是极端赞佩秋心的舞蹈艺术。爱美也是一个崇拜艺术的信徒。伊对于秋心，也和我有同样的态度。有什么问题不问题？‘量’不‘量’的话更是文不对题！”

蒋哲生笑着说：“唔，话真是冠冕堂皇极了！你是爱伊的艺术，不是爱伊的人。是不是？可是像我这般粗俗的人，可不懂得‘人’和‘艺术’怎么样分开来。一鸣，你能不能给我解释解释？”

杨一鸣被两个人一吹一唱地包围着，给逼得无路可走，忽见王百喜缓缓地向他们走过来。他忙低声警戒他的两个同伴。

“喂，留神些，别乱说了。伊的表兄过来哩。”

王百喜走到了这三个人的近旁；蒋和宋便故意退开了，让他们谈话。王百喜向杨一鸣点点头。

“一鸣，今晚你夫人没有来？”

“是。伊有些头痛。伊也很想来欣赏一下令表妹的霓裳”

舞，可是伊的身体不让伊来。”

杨一鸣摸出一只银质的烟匣，开了匣子，取出两支镶金头的土耳其烟来，一支送给王百喜，一支自己用打火机烧着。王百喜吸了一口烟，带着微笑瞧一鸣。

“我想起来了。一鸣，今天《舞艺周刊》上登着你的那篇大作，我已经拜读过。你捧秋心，我们很感激。不过你捧得太过分了。”

“那都是实话，一句没有过分。柯女士的艺术天才委实没有人及得上。我和伊合舞的时候，进退转折处处都自然合节，我真佩服。爱美也欢喜舞蹈，但就舞蹈的艺术上讲，伊远不及令表妹。”

王百喜笑一笑。“一鸣，你真是一个醉心舞蹈的信徒。不过你得提防着魔啊。”

“着魔？什么意思？”杨一鸣瞧在王百喜的脸上，似在等他解释这句话的含意。

王百喜又笑一笑，便用别的话打岔：“喂，一鸣，那天我听说你们的蜜月旅行，不久又要换地点。你们打算几时离开上海？”

“我们本来打算在上海耽搁两个星期，现在已打破了我们的预定计划。下星期一我们总得走了。”

“你们再要上哪里去？”

“上普陀去。”他顿一顿，又接续道，“百喜，我有一件事，正要请求你同意。我们很想邀柯女士一同往普陀去散几天。你能答应吗？”

这问句王百喜似乎不曾提防。他呆了一呆，才缓缓地答道：“这个似乎不很方便吧？”

“为什么？”

“你们是蜜月旅行，秋心参加进去算什么？”

“那没有关系。爱美很赞成。”



舞宫魔影·程小青

“那么伊在这里的职务又怎么样？”

“不能请几天假吗？这损失我可以负担。你是伊的保证人，我不能不先请求你的允许。”

王百喜寻思了一会，才道：“这个我还不能答复你。我得先问问表妹。……唉，时候到了。秋心大概要出场了。”他又点了一点头，匆匆地向舞池中走去。

杨一鸣从入口处移几步，到了舞池边的一根柱子旁又站住不动。他回想刚才的请求王百喜没有回绝，一定还有希望，他感到高兴。他不会注意到他的斜侧里有一道可怖而含敌意的目光恶狠狠地向他注射着。这人就是那圆脸肥腹戴西瓜皮小帽的贾三芝。

三 密谈

凡在广寒宫里出进的男女，对于柯秋心的舞艺，可说没有人不佩服。虽然内中不免有几个含着嫉妒的人，表面上当然不愿意附和称扬，心底里却也不由不暗暗赞叹。那晚上大家看了伊所创制的霓裳新舞，更见得伊的艺术的匠心确乎高人一等。伊的袅娜的腰肢，轻盈的体态，在舞的时候，忽徐忽疾，忽俯忽仰，那种种柔娜的动作，娉婷的姿态，处处都曼妙神化。要是把那“惊鸿游龙”、“流风回雪”等等的成句来描写，也还觉得不很熨帖。

当柯秋心舞时，全场的人个个都敛神静瞧。一个纸醉金迷的舞场，霎时间竟变成了只有雅乐妙舞的清静世界。等到乐声停止，霓裳舞终了，那一阵热烈的掌声几乎把全场的灯光都震得颤动起来。若要把这些男女的赞赏热诚的程度定一个高下的等差，女的方面自然要比男子们逊色些，尤其是那位徐楚玉。表面上伊虽也同样地在那里拍手；伊的掌心却是冷冰冰的，仿佛伊的两个手掌并不曾有过密切的接触。男子